

春天的起源

张鸿雁

迎着春风，看着春天婀娜多姿而来，在被春的眉眼春的笑意惊艳之余，人们忍不住就开始四处打听春的家门春的身世，忍不住纷纷议论起春天的起源，而只有临夜的寒霜知道，只有泥土雪花知道，其实，春天就起源于每一朵花。

春天的身世，必须从一朵花的绽放说起。东风送暖，花开枝头。先是寒梅破雪，再是桃李争春，而后漫山遍野的繁花次第开放，把大地装点得姹紫嫣红。就这样，春天从一朵朵花上起源，花朵的色泽汇聚成了绚丽的春色。

是的，春的传奇必须由花开起笔，春的画卷从来都是花朵点染，所有春天一直都是从花朵上起源！洁白无瑕，朴素淡雅，樱花花细细碎碎的，风一过，便是一场迷离的雪。粉面含春，羞涩热烈，一丛一丛的野杜鹃，粉的、紫的，泼辣辣地烧遍山崖，像是大地忍不住的、咯咯的笑声。一朵花的绽开，便是一篇序言，引出整个关于萌

发、绽放与甜蜜的章节，引出一整部的春天。

暖风掠过荒原时，草木从不沉默。花开在枝头，为人间送来一树春天。桃之夭夭，杏之灼灼，醉了春之芳华，它们不顾及花期的短暂，拼尽全力绽放，用最美的姿态迎接春光。每一朵花都是春天的信使，每一树繁花都是春天的旌旗，是最多彩最鲜活的春之形象，是生命最热烈最奔放的春之告白。

如果说冬是寂静的，那么春就应该是喧闹的，这喧闹只能是属于花朵的。霜白还没褪尽，春寒还没有走远，野山桃就把骨朵顶在了枝丫上。米粒大的花苞裹着褐红的绒，像攥紧的小拳头，风一吹就晃，却偏不肯低头，压抑不住的心事就要爆裂。在某个回暖的清晨，忽然就炸开了——不是一朵两朵，是整树的粉白，铺天盖地，把灰蒙蒙的山都染亮了。这哪里是开花，分明是草木在对大地宣誓：看，我记得约定。

每一朵花开似乎是无声的，却又有着比春雷更惊心动魄的震耳欲聋。每一次花开，不是简单的绽放生长，那是一场生命的突围与冲锋，从黑暗的、混沌的过去，向着有光的、不确定的未来，孤注一掷的突围。只有大地懂得花开的隆重，只有春风明了花开的颤抖，它们才以更深沉更慈悲的稳重和呵护，承载起托举着这亿万次渺小而壮烈的起义。

一朵花，便是它全部性格的凝聚，全部历史的终章。它不能敷衍，不能抄袭，不能将就。每一片花瓣的弧度，每一缕香气的浓度，都必须精确地符合它个性的蓝图。每一片花瓣的舒展，都是对流逝光阴最庄重的献祭，是将自身最华美的部分，熔铸成时光权柄上最耀眼的宝石。花朵以自身的形态，为每一株沉默的、承受了风霜的草木，完成了一次最灿烂的修辞。

又何必是修辞？更是证明，每一朵花都是高于尘世的高擎在大

地上的证词。草木不言，却用年轮、用花序、用果实的沉坠，写下生命的逻辑。一株草，从萌芽到枯萎，或许只占去春光的一个零头，但它绿过、它开过。那绿意渗进风里，那花香混入泥中，便是它来过、活过、爱过这世界的、不可磨灭的碑文。这大地、这时光、这人间，因了一朵朵鲜花、因了一树树繁花，才有了生命的印记。春华秋实，岁岁枯荣，大地因而厚重，时光因而可被度量，被缅怀、被赋予一层又一层温润的包浆。

花开枝头，给人间送来一树春天，这个春天正是草木用尽自己全部的生命能量，为一段默默行走的时光，所举行的最庄严最盛大的加冕礼，这才有了春天从一朵朵花上起源。花开有时，生命无价。在枝头，在风中，每一次花开，都是一次寂静而盛大的宣誓，是草木用色彩与芬芳奏响的凯歌。这春天的花开，这春日大地上的绚丽，原是草木以身相许，以命相搏，在时光的卷轴上郑重

签下自己的姓名。

每一个春天从来都是从花朵上起源！草木从不问花期长短，不问花开是否有人欣赏，它们只遵从内心的使命：活过，便要热烈；存在，便要绽放。花开的瞬间，是生命最耀眼的高光，是对抗岁月流逝的倔强，是对“来过、活过、爱过”最掷地有声的证明。

此刻，百花正开，正从暖风里挤出空隙放置春色，春意就渐浓，春天就从每一朵花上起源。而我们，也该如这草木一般，如这花开一般，融入十里春风中，挺立在春光的枝头，迎着黎明赠予的曙光，盛放只属于自己的花朵，以无悔的爱之热烈赴春天的之约，以无畏之情之绚丽为人间添彩，去活出最蓬勃的姿态，去开启一岁的春华秋实，去回应这一年的成长印记，长成只属于自己的生命肌理。



印象四季

早春小草绿

杨俊国

野老鹳草
野老鹳草极具辨识度，叶片呈掌状深裂，仿佛精心剪裁的几何图案。过冬的叶子，边缘是铁锈红色。它的蒴果开裂前像老鹳嘴，故有此名。
野老鹳草原产美洲，1918年首次在江苏被发现，推测是外国货船带来的，从华东沿海登陆。可以肯定，在中国的野老鹳草皆为逸生。没有人引进它，它的种子可能裹挟于引种植物中，漂洋过海来到东方。这个草族在中国定居100多年了，在江苏、浙江、安徽、河南、湖南、湖北、四川、云南等地均有野生种群分布。
中国本土也有老鹳草，最直观的辨识方法是看裂片和花色：叶片3裂、花瓣淡红或粉色的是本土老鹳草；叶片5至7裂、花瓣淡紫红色的是野老鹳草。

老鹳草被定义为杂草，不足以成为观赏植物。凡生命，皆为上苍所赐。野老鹳草的小花楚楚可人，结果的姿态尤其迷人，蒴果皆直立生茎顶端，尖长如鸟喙，种子生长在“鸟喙”底部，果实成熟炸裂弹出种子，从而开启一株草的求生历程。越是人类眼里“卑微”的物种，上苍越是赋予它们超强的繁衍能力。一株野老鹳草有50余粒种子，总有一颗草籽能出苗，完成一个种群的生命轮回。

婆婆纳
早春，让人欢喜，为它俯下身去摄影，还有阿拉伯婆婆纳。

阿拉伯婆婆纳，原生于西亚。有资料显示，最早的阿拉伯婆婆纳标本于1933年在湖北采集，大约是在此前被带入中国。婆婆纳能结出大量的种子，随着风、雨水和人类活动四处传播，它甚至远足贵州、云南、西藏东部及新疆。

我在秦巴山区生活多年，婆婆纳在陕南、鄂西最常见，那是中国本土物种，民间呼之“狗卵草”。作为野菜，明代典籍《救荒本草》里有记载：“婆婆纳，生田野中。……采苗叶焯熟，水浸淘净，油盐调食。”“婆婆纳”得名已经无可考，有人说是其蒴果表面纹路如婆婆纳鞋底的针眼痕迹，或说源于“破破纳”的谐音演变，因其细碎的叶片如破衣裳，都是猜测，姑录于此。

本土婆婆纳多生于山地，花多为淡粉色，花瓣上有深色的条纹；阿拉伯婆婆纳的花是蓝色。在江南低海拔地带，若在郊野看到大片的蓝色小花，都是阿拉伯婆婆纳。

惊蛰尚未到，婆婆纳已零星开放。极精致的小野花，风过处，栩栩如蝴蝶。

繁缕
繁缕之名颇为雅致，俗称“鹅肠菜”。《本草纲目》记载：“此草茎蔓甚繁，中有一缕，故名。俗呼鹅儿肠菜，象形也。”

它的英文名叫Chickweed，由chick(小鸡)和weed(杂草)组成，源于这种植物常被小鸡或小鸟啄食。江南人家多养鹅，繁缕不用煮熟，扯来直接投喂。繁缕是野菜，采摘回去，清炒、凉拌皆可，味似豌豆尖儿，有草木清香。在日本，正月初七早上有喝“七草粥”的风俗，以取吉利。“七草”分别是芹、芥、鼠曲草、繁缕、宝盖草、芫菁(菘)、萝卜。“七草粥”习俗源自古代中国，南北朝宗懔所撰《荆楚岁时记》中记载：“正月七日为人日，以七种菜为羹。”此俗传入日本，“七草”也因地而异。

繁缕是春天最早出现的新绿，路旁、河边、田埂随处可见。茎纤细，多分枝，匍匐在地上蔓延，密密匝匝。正月里就开花，洁白，小如米粒，乍看有10个花瓣，细观，两两之间在基部相连，其实是5个花瓣，宛如5对兔耳。成片的繁缕花让人心动神摇，那是绿野里的繁星。北岛翻译芬兰女诗人索德格朗的《星星》可作注脚，诗云：“你别赤脚在这草地上散步，我的花园里到处是星星的碎片。”



草木芬芳

春天的表情

叶志俊

季节是有笑容的，她就像一个人在特定的境遇里向眼前的人群展示出的笑靥那样，譬如这春天。

风儿就那么依然如故地吹着，它摇着树枝，抚摸着枯草，就这么一个劲地摇着，摇着。这时候的原野，像一座雕像，像一位不苟言笑的老人在那里冷静着，沉默着，思索着。这是一副冷峻的表情，是一副严肃的表情，一副深沉思考的表情。它或许正在构思着一片明媚，一片灿烂，一片朝气蓬勃。

我于户外踏青，用一部手机在大自然的每一个角落捕捉春天到来的信息。迎着和煦的阳光走，迎着轻柔的风儿走，迎着舒爽的空气走，去季节的深处找一种惊讶，一种灵感，一个久违的春天。亦或是一株破土的芽尖，一枝睁开瞳孔的蕾蕾，一些正在吐着青嫩的野草，这些都是我发现的描绘春天的绝好辞藻，甚至是让我怦然心动的一个形容词，一个名词或一个句式。我立即会调整好焦距，对着眼前刚刚萌发的春天意象，刚刚拾撷到的鲜活词组进行点击拍照，收藏于我的图库。

春天的风总形成一种声浪，还没有看见，涛声已在远山呼啸，接着又呼啸而过。细听，有时呜咽，有时咆哮，有时又怪声怪调，像潮起潮落。

近处，碎纸片盘旋在半空，树极像跳着摇头舞，偶有一些铁桶或易拉罐之类的金属物品在村巷里咣咣地滚动起来……

风过日暖，大地摇身一变。今年的春天似乎要比哪一年都来得早。这才正月初八，年味儿正浓，我小店门前的一棵杏树恍惚间已经含苞待放，让人惊讶春就这样悄无声息、始料不及地来了。路边的一些野油菜也都抽苔，放出了灿烂的金花，点缀在村庄里一树树樱花则像白雪堆积，满树琼瑶。蜜蜂早已开始了它们在花间最辛勤的忙碌。再过一段时间，油菜花铺天盖地盛开，桃花、梨花倾情点缀加盟，远近的踏春者纷至沓来，到那时，花繁花香，人挤人欢，车如潮，相机手机咔嚓响。那时，我看到的应是一副春天最妩媚的笑颜，最灿烂的表情。

远山，一些白的、粉的、黄的色泽间杂在暗灰色的半山腰，山就像穿着一件漂亮的花裙。白的是野樱桃花，粉的是山桃花，而黄色的是腊姜树花。这些天，它们都像赶集似的出现在山山岭岭、坡坡湾湾，而且一呼百应，满面春色地走进了春天的封面，它们要与山下田野里的千亩油菜花，与涂脂抹粉的村庄和小河岸边的丝丝垂柳联袂演绎一场春天圆舞曲。

我的手机时时在最能诠释春的寓意的表情上定格、拉近、推远。甚至不放过每一个特写镜头，包括一丝柳絮，一朵花蕾，一条涨溢的春溪，一只最先嗅到花香的蜜蜂，一株在溪边探头探脑的野蒿……

建国路上开了一家糖水铺，店面朴素低调，淹没在一众复古的门店中，还好门外的花草和冰糖葫芦摆件明艳夺目，在灰霾的空气里总让人忍不住多看两眼。我告诉自己，要找点理由，去吃一碗糖水。

这天开始下雪了，雪花不大，星星点点地落下来，碰到手掌的瞬间就化了，这种不能真切地拥有，转瞬即逝的感觉总让人心不在焉。此刻我对电脑屏幕纠结了2个小时也没打出3行字。搜肠刮肚地码字，绞尽脑汁地拼凑，感觉自己是一锅快要被滗干的汤，能提供的都是令人不喜的骨头和菜渣，倒不出任何有营养的物料。我需要补给，需要充电，需要找灵感，需要吃碗糖水。

一推开门，温暖和甜香就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店里的小哥迎上来，他肩头的小向日葵挂件一跳一跳的，像点点明媚的阳光，我笑道：“香气袭人苦甜！”

我和菲菲在一处靠窗的角落坐下，软包的墙壁很舒服，一抬眼就能看见透明操作间里忙碌的姐姐们，一侧身能看到桌旁悠闲吃糖水的客人，一



放飞心愿

生活

张大雨

雨下了一夜，屋檐也没有水滴落下，春雨，真够小的。春雨贵如油，说得或许就是春雨够小，量如炒菜用油吧。楼下有人在发动摩托车，嗡嗡地响了又停，停了又响，是歌得太久，一时还醒转不过来。

正月十二的小区里，没有了小孩子们零星的炮仗声，许多的烟囱都没有烟冒出来，只那么安安静静地呆在窗外闲着。出门讨生活的人都已经去了谋生的远方，急着种地的人早起去了山里，就着这一场春雨忙着翻地，待雨水再足些，阳光再暖些，瓜瓜豆豆就要下地育苗了。孩子们虽然还没开学，却为着过年耽

误下来的作业要赶，暂时搁下了追打嬉闹，小区里安静了许多。人们见面的招呼由前些天的“过年好啊”变成了“年过得好啊”。一场春雨后，新年就这么结束了。

窗后的雨很细，风也细细轻轻的，刚好能摇动微微打湿的明黄色的山茱萸花。有人穿着天蓝色雨衣在金黄的山茱萸林子里刨地，不知道他手里拿着什么苗子，一株一株地排排栽种着，不晓得在这初春时节，有什么苗子要这么早栽下，是抢着这场雨水，还是急急地干完活出门去务工。锄头偶尔碰着石块发出清脆的声音，细雨沙沙声就要略微

顿一顿。

去冬的小青菜小白菜都已经开出黄灿灿的花，油菜也一边舒展枝叶一边抽出花苔。远处，向阳的山坡依稀有些蒙蒙的绿意，有些等不及的树木开始发芽了。村口新开的樱花不久就会结出绿珠子，攒了一个秋一冬的劲，就为芭蕉绿时樱桃红了。歌在河道里的两匹马这几日也不见了踪影，想是也过完了年，开始了牛马的生活。侄女的狗儿奥利奥诞下了和它酷似的狗崽，收养的流浪狗小夜被送去了别人家，开始了又一年的狗生，这个早来的春天，生活都在手里，生活也总在别处。

吃糖水

李倩茜

窗外的梧桐树又飘下几片叶子，枯黄干瘪的叶子被风吹着打转，路上的行人步履匆匆，眉角眼睛上挂满了压力，远处是灰霾的天。近处是昏暗的灯，而我躲在这方被温暖笼罩的天地里，不想走出去。

菲菲说起上次一起买的洋牡丹。“花都开到这么大了！”她比划着，“你能想象吗，十几天了还没败，我觉得我赚到了！”“我昨晚失眠，一晚上基本没睡。”我很疲惫地说。

没睡，那你在干嘛？我在强迫自己睡。你为啥不来看书？有道理，那我下次睡不着就看书好了。

多大点事，咱们再买点花吧！最近的多头玫瑰超级美……我吃着糖水的人是缓慢惬意的，因为这里的时间流淌缓慢，是被允许停一停歇一歇，卸掉疲惫和包袱，慢慢变暖、慢慢变甜的。就像餐巾纸上印着的话：轻风喜遇，相逢是缘。

菲菲说，我每天最开心的就是买花了！我每天最开心的就是吃好吃

吃的。你那点出息。其实，支撑我们度过一个个平凡日子和困难波折的，往往都是这些偶然的碰撞、不经意的快乐、细碎的温情和不值一提的爱好。我给你唱首歌吧。不听不听，你唱歌跑调。春夏秋冬，毫无忧，冬季情味未足够，一点累想起谁，受霜的心头相信会有，一月来二月到三月新曲调……

方大同的歌就是好听。窗外的天色又暗了一些，路灯在暮色和树枝的加持下晕成了芋圆一样的团团，而这扇玻璃门内，依然流淌着甜香软糯，像店主精心调制的茉莉花露，封存着不易捕捉的爱意与时光。

生活虽然单调繁杂，如同日日走过的几乎没有变化的建国路，偶尔还会烦躁焦虑、无所适从，但我们依然可以为自己买一束花，念一首诗，唱一首跑调的歌，和能听自己絮絮叨叨的人一起说一些没用的废话，为循环往复的时光，制造

一些温暖和期待。

我们推开门，冷风立刻涌了上来，却少了几分之前的凛冽锋利，可能是因为我们身上的暖意太盛，逼退了它的傲慢跋扈。菲菲说：“你看，这会儿的梧桐树光秃秃的，但也挺好看的。”我抬头，黑色的天幕上是枝丫勾勒出的利落线条，少了树叶的喧宾夺主，剩下了大片的留白，反而更加清雅脱俗。原来，萧条的冬日里竟也有这样的美。

我们也没了对寒冷的畏惧，渐渐放慢了脚步，研究着花回来了怎么分，而我也暂时没有了对冬天的厌恶和对当下的烦躁，只想回到家后好好地睡一觉。原来把自己治愈很简单，只需要一碗温暖的糖水，一份即将到来的花香，以及一份材料总能在最后时刻写完的笃定。

鲜花糖水并不是治愈生活的灵丹妙药，而是带着我一轮又一轮地走进生活，在一场又一场相似的剧情里找到不一样的风景的密钥。

周而复始，苦尽回甘，良药就在心中。

烟火汉中

卢勇

宗营坝的面皮冒着热气孩童在古汉台前嬉戏丁字街的裁缝铺里软尺量过三代人的朝夕

望江楼的风吹了两千年饮马池的老桃树下面石桩系过战马的缰绳如今拴着卖菜人的三轮车

毛肚在红油锅里翻滚年轻人碰杯说要去远方闯闯江江不管这些自顾自地流

东关正街的叫卖声和千年前一样茶馆里的三国故事还是那么惊心动魄

这就是汉中啊千年的衣裳下面是崭新的日常烟火

这就是汉中啊你的老街比远方更长日子就这样不慌也不忙



百姓故事